

白
華
後
稿

白華後稿卷之三

南滙吳省欽沖之篋

男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說

說雍 謹序

乾隆五十年春二月丁亥

皇帝飭法從服禮服祇事於 文廟六奏備作神人豫

和遂 詣彝倫堂更衣服宣講則乾隆三年聽講處

也當二十四年 上釋奠太學臺臣以建置辟雍請

格部議未舉四十七年 上臨度面勢 命給少

府錢率作興事鑿池壁圓中麗穹宇有門有橋古槐遠

蔭役蔽上冬禮簪茲日越王公百執事聖賢裔姓逮六
館生徒軒輦翔濟迺序於 辟雍之南候 駕臨講

敬止健行揆符合一稽唐虞三代而下人主歷年七十
上者紀年至五十者上下千數百年間世一遇至如

五世一廷愉愉緝緝昔 孔子集羣聖之成爲生民

未有 皇帝以帝王未有之聖集帝王未有之福之
成惟是建國君民教學首善古辟雍之制與夫臨雍講
學之典有是名當有是實卽一端而我 皇上紀綱
法度禮樂政刑之全胥準此已以 臣侖昧利觀 國光
不揆不文謹謏說雍一篇拜手稽首而獻曰

古無辟雍之名至周始置王制天子曰辟廱廱通作雍
辟雍者天子之學於虞上庠於夏東序於殷右學卽瞽
宗周立四代之學合太學爲五學太學在東東膠又在
辟雍之東辟雍環水天子承師問道行禮樂宣德化多
就此行之其餘國子之學學禮就瞽宗學書就上庠學
舞干戈羽籥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語就成均此以知
太學非清廟成均非辟雍韓詩說辟者辟取有德蓋讀
若闕鄭康成禮注以辟訓明以廱訓和使天下之人皆
明達和諧其箋靈臺詩亦言在辟廱中感中和之氣而
大戴禮曰明堂外水曰辟廱是妄以明堂辟廱爲一也

蔡邕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璧則曰辟廱是妄以廟學明堂辟廱爲一也。類子容春秋釋例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總謂之宮。是妄以廟學明堂辟廱靈臺爲一也。魯詩說文王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雍是妄以淮南子文王有辟雍之樂。指辟廱爲樂名也。陋儒信之皆從而述之。要之殷太學在郊。故文王辟廱在郊。周太學在

國故武王辟靡在國在郊故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在國故曰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靡或作雝朱子曰雝澤也說文無雍有靡靡从广讀若儼象對刺高屋之形四方有水曰邕故从凵毛傳曰辟靡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孔穎達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地高故以邱言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臣竊以以水繞邱則必以邱起宮天子有辟靡諸侯有泮宮泮宮半於天子之宮也泮亦作頽頽池象璜圓池象璧池之上皆當有宮西漢末治明堂辟雍光武中元

立明堂辟雍靈臺三雍班固詩有辟雍湯湯之語而大戴禮固云明堂外水公玉帶所獻明堂圖亦環有水以雍訓和本融而爲川之義詩來雝論語作雍意漢時靈臺亦壅水故曰三雍若雝靡皆从川以水而言當从雝以宮殿而言當从靡楊慎引水經泮水一名雝水在靈光殿東南卽魯泮宮故址泮乃水名不得以泮林爲半林豈得以泮宮爲半宮不知古天子諸侯有澤宮今府州縣衛學之廟曰泮宮宮前有池池若半圭而 京師有廟有學無池 皇上君師統合議禮制度考文作

辟雍作 辟雍殿殿之制旣立故其文从雍不从靡

池圓象德圓 殿方象行方規矩之象昭焉天地之撰
合焉良以 釋奠之典數舉 臨雍之典再舉而彝

倫之堂可謂之學不可謂之辟雍今有橋有門有池與
詩注王廡水之外圓如璧者合有 殿與記所稱澤宮

者合講闡經訓丕變觀聽與白虎通所稱行禮樂宣德
化者合先舉 釋奠與記所稱天子視學祭先師先聖

遂道東序者合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廡大昕鼓徵臣
庶感化彼綴文牽義之徒或曰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
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或曰辟者法之
所自出本之以爲禮廡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爲樂附

會穿鑿本義愈晦惟禮統謂辟廡內如覆外如偃槃禮書謂辟雍圓而函方陰陽之義與圓璧之義不背然言辟雍不言辟雍殿則由知辟雍不知古辟雍有殿我

皇上因心作則所傳者唐虞三代聖人之心所行者唐虞三代聖人之政所議者唐虞三代聖人之禮創建非常洋洋堂堂懋敷聲教仁敬孝慈信倫之所以

叙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德之所以純亦不已也誰誰乎議道自己隆禮由禮不特視漢唐陋儒專

以辟雍爲習射養老處者意量固已霄壤卽文王在郊之辟廡武王在國之辟廡其淺深廣隘夫豈可同日語

哉是故元明以來數百年未舉之典至

皇上而興

實則唐虞三代以來盡美未盡善之制至

皇上臨

雍講學將事豫備作

辟雍卽旋璧之邱作

辟雍殿

而天下萬世始以知彝倫堂爲國學太學

辟雍殿爲

天子之學殿取諸廣故詩禮竝从廡漢書从雍作

說雍

說壽 謹序

歲上章奄茂壯月日十有三恭遇我

皇上萬壽八旬之紀紀年則乾隆五十五年也易繫辭

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今

聖壽紀十則紀年

當五紀年當十則 聖壽紀五前紀年四十五合九

五之數爲 皇上七旬萬壽茲紀年五十五爲天地

初合之數禾一熟曰年年从禾从千千生萬萬生億億
生兆兆生京京生秭故曰萬億及秭凡天地之訖合統
於人人皇歲四萬五千六百較天地皇三倍之古人臣
之頌君曰天子萬年曰天子萬壽曰萬有千歲壽卽年
也歲也自萬而贏非自萬而圍也 皇上日強莊敬

自丙辰前未 御九五與紀年九五以前 聖神

文武之德若業館臣恭纂 萬壽盛典例不備載而

臣日在燾載戴天而不知天之何以高明與悠久謹竭

愚陋釋洪範嚮福始壽之義誤說壽一篇拜手稽首獻焉其辭曰

福者天所以嚮勸也福莫先於壽壽久也年齒也一曰壽也壽之得養之得也養非有他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神仙之訣服食之術無憂患思慮之悵泊然無爲聖者弗尚也祈天永命所其無逸也則何以曰仁者靜仁者壽也曰知仁一也仁者無不知知故動動故樂也樂莫樂於壽也知仁互宅動靜互根言動靜猶言中和言樂壽猶言位育也位者天地之壽育者萬物之壽也萬物之壽萬物之福之大者也我 皇上念之斂

之錫之也讌耆筵者三千叟抱元孫者二百有餘戶集
試而首以皓也從耕而背以鮪也四男一乳雙穗一苗
蜨以冬栲象以甸馴莫非育也何莫非壽也四方正供
普蠲再三費也惠也金粟億萬萬計也偏菑振貸無歲
無之 豫游所經減租賦又不貲也福之富亞於壽

維 一人之富散之以馭天下之富故天下之壽聚
之以獻 一人之壽也壽靜體也靜可樂動亦樂也
樂本和和本中中者天地之心也天地無心 聖人
之心乃其心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位在天地者也
肅又哲謀聖位在 耄念者也耄通毫旄髦期倦於

勤非舜之言僞古文尙書之言也書言來備庶用徵

皇用建也五緯之汁七政之不忒海之委淮與河之原自然而位非自然而位也由山川鬼神等而上之至

兩郊之大祀靡誠弗應靡敬弗格也格之必佑之佑之必壽之孔子於舜之大德以壽賅位祿名之全此其義也舜之德在大孝我 皇上覲揚 前

光啓迪後緒舉衣冠服御及舉錯張弛之道時對越也是 宗廟饗也舉語言文字及敬信節愛之道時

訓行也是 子孫保也舜之大知在用中我

皇上矩從衡懸準平繩直若河湟逆回先後伏誅與夫

海臺之耆定黎交之深入也猶是平準回平促浸趨拉
之烈也中之發諸怒者然也元日布告中外篤慶與夫
葺勝朝之陵廟封遠蕃之嫡胄也猶是卹巴渥錫之歸
順嘉班禪額爾德尼之嚮慕也中之發諸喜者然也發
動也未發靜也靜仁之體也中象也不中則不和不中
和則不位育位育者

天所以醜

皇上也中

和者

皇上至誠無息之所以格

天也不息

則久久卽壽也壽世者文

御文自二集以溯初集

也 御詩自五集四集以溯初集也六詩之補四詩
之譜十鼓之摹則述而作也壽考者作人正科 恩

科自己酉以溯丙辰也諸科自行在擢選詩賦以

溯經學之舉博學鴻詞之試也三館以輯四庫以成七閣以建則巍而煥也而上淵然不自壽也惟日孜

孜五十五年一日也卽萬年一日也而下訖然頌得

壽也衆人熙熙百千萬人一心也卽百千萬心心

一人也烏芾之集也外諸侯以其職來貢也其他喁

喁雁使若朝鮮暹羅南掌東由塞西南由徼也頂經巴

勒布也遣孫布魯特也宅南小邦之長蛾伏闕廷願附

陪隸古史策見未有也立壇者誦經也撤幕者張樂也

化城涌於綺陌寶炬燭於碧霄也曲巷而繡閣珠簾平

地而畫橋丹嶂也華封人之祝幽七月詩人之稱觥皆稱壽也至今日而稱

天壽也壽本作𡗗从老省𡗗

聲𡗗亦作𡗗書疇咨若時疇咨若予采是也其作𡗗

則田之耕治者也書九疇謂龜文象田疇錯落也其从

𡗗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是也誰也書言

疇者三一聲三義言壽者再聲義一也爾雅壽星角亢

也數起角亢是曰壽也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皆壽星次

也然未足以語我 皇上之壽也與 天同用

蓋與天同體也雲霞日月 天之用日新而

天體今猶昔也禮樂政刑 聖之用日新而

聖體今猶昔也體主靜用主動動知也靜仁也乾之象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謂君臨天下子謂子愛
萬民也八徵 念民迺申以五福之嚮 壽也以
壽嚮勸是謂壽也是謂久也是謂中和是謂位育是謂
仁壽之統會夫知樂也

說傳 謹序

維

天眷佑我

聖清於昭烈光作求

世德景

祚純嘏萬斯年時罔紀極粵乾隆六十一年歲丙辰月

正戊申朔

太上皇帝御太和殿傳位

皇帝

自外廷以薄四海咸紀嘉慶元年燾載清寧民物和說
蓋神堯以來四千百有餘載生民未有古帝王未有也
禪舜禪禹中天稱盛要不一姓元會固然後之外禪無
論已北魏延興祇以崇尚二氏禪代自逸唐高祖睿宗
元宗宋高孝光三宗之世皆有內禪譬燭火之見太陽
涓流之望瀛海讀韓愈對禹問語雖近正猶未釋自視
自聽之義耳慈孝者天下之大經聖人之辭亦曰經易
十翼有說卦至說夏禮殷禮職思文獻故識大識小尙
焉臣曩獻說雍說壽二篇一以識
太上皇帝辟
雍殿禮成之盛一以識
八旬萬壽萬壽禮成

之慶均媿不文彙承

褒賚際茲

傳位大

禮曠軼開闢雖雅頌之體難爲蹈詠矧敢以尋常符命之辭滋之褻越謹成說傳一千四百八十餘言推

上天符望之原暨萬世子孫臣庶無疆無期之祐拜手稽首進焉說曰

歲德柔兆曰丙執徐曰辰初曰元日出土曰旦傳曰授聖人之大寶曰位位傳傳政也政傳傳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孔子孟子傳是道也堯傳舜舜傳禹傳是位也禹之位不能待湯與伊尹萊朱而傳湯之位不能待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而

傳傳位者必其傳政與道者也反之之聖無論矣孔子孟子之位不若周公周公之位不若文王文王之位不若堯舜禹禹傳子堯舜不傳子禮七十曰老而傳註傳家事於子也家有事國有政天子天下爲家位之必得由於大德其極至於得壽而祿與名在其中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繼世曰傳世父子相繼曰世三十年亦曰世禪曰代曰續亦曰傳傳位卽傳政傳政卽傳道傳道卽傳心心之在人猶之在天天何心以聖爲心聖何心以民爲心舜臣堯而堯之位傳舜禹臣舜而舜之位傳禹莫之爲而爲也天也

太上皇帝沖稔而

被

祖眷首祚而祈

天眷循六十年

一周之運繩數千年一見之

武先焉弗違後

焉奉若莫之致而至也

天也一貫三爲王王

者母地父天天仁愛斯民先仁愛其子天仁愛其子由
仁愛斯民民歸之天與之史之言內禪者無是焉經之
言外禪者由是焉舜傳禹之年當九十五歲孔安國謂
舜六十二歲卽位又三十三年乃求禪禹是也堯傳位
之年孔安國謂八十六歲堯年十六自唐侯升爲天子
在位七十六年時年八十六咨命與代是也堯卽位以
甲辰舜受終以丙戌辰者萬物之娠也伸也萬物舒伸

而出也丙者陽道著明也或曰炳也物生炳然皆著見也首甲會子次甲會辰辰所再會則爲丙安國所說類後出之古文尙書之言後之人依約推之今之

聖符節合之無心成化榮鏡往典箕範之言五福來備曾及此哉非莫之致而至者哉雖然福者德之致德者福之基德若堯舜至矣蔑加矣堯舜禹之德孔子以大哉君哉有天下而不與盡之矣宰我之贊孔子又以賢於堯舜遠矣堯與舜固君臣非父子矣今

太上

皇帝德之賢於堯舜民無能名

臣

請名言夫

福

之賢於堯舜者

五世一堂不日而演次六視九

族之親睦孰優六幕一廷服窳而計絜萬視百姓書注百姓
也百官之便章孰勝天西海東交南漠北職貢而効隸僕
視萬邦之協和孰廣風和雨甘穀成年順成賦而

蠲金粟視九年之昏墊孰媿至如

躬親大祀

徧秩百神豈直內外之類禋書射循俗冠服守古豈獨
驚軒之鼓舞省方觀民治河及海豈計肆覲四

朝之載引對日勤升籲路闢豈龔四目四聰之迹矧乃
河出礪磬土出鎛鐘何如九招之奏笙鏞課晴

盱食課雨

宵衣何如五弦之鼓薰時

五

集麗於星雲

十全邁於千羽禮樂之興百年而

又百年

仁壽之治必世而復必世有

聽

明耳目天下皆寧之樂無明揚側陋耄期或倦之咨有
考信著義舉世至治之徵無殄行讒說迪哲其難之慮
蓋古之天以禪爲繼堯舜特揖讓以開先而事行其偶
今之

天以禪爲繼

堯

舜在翼詒

以昌後而理卜其常

默顛自元載之初貞符答

九天而上諄諄然喁喁然羈所云薦之天而天受者其
踈戚近遠長短廣狹何若邪彼唐詔令所載宋新禮所
編授受有儀起居有節其又何力之與量何德之與度
邪臣又聞易保太和太者太也奉

太上之徽稱

書建皇極皇者大也仍

皇帝之鴻號

頌

冊太和之殿天下於以集保合之禎宴叟

皇極

之廷天下於以仰敷錫之本稟

訓行於

定

省颺喜起於

明良唐哉

皇哉

皇哉唐

哉唐傳虞分而兩朝堯典不過冠虞書之首也

堯傳

舜合而一家乾元所以衍震卦之序也既生

堯復生舜謂同出姬姓而難稽幸遇

堯載遇

舜信申錫

聖朝而罔斃維

皇祖享國

長久而

聖述之維

天子篤祐顯承而

聖作之作之君作之師天之佑下民也然止於慈止

於孝天之新周命也然傳以子立以賢

天之

緝熙維

清也然歲元日元元氣融液元乃善長厥

體曰仁

天仁愛我

太上皇帝之仁愛

斯民能法

祖以致孝而不敢踰其筴

天又仁愛我

太上皇帝之仁愛

子帝能

尊

親以致敬而不啻執其矩闡改元之旨者以

仁爲訓不知元年非曰仁年昧善終之義者以終爲諱
不知有終乃考終命堯舜之智乃能知其臣之賢賢故
禪也堯舜之仁不能保其子之肖肖則繼也假而孔子
孟子生今之會際今之運等差百王揚摧美懿見今

聖人之家天下賢於古聖人之官天下首出庶物

繼

照四方

聖位傳

聖政傳

聖道傳

聖心傳

天心位傳

天位傳也繼也禪也何論乎唐虞何論乎夏后
殷周之盛

塢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四

南漚吳省欽沖之纂

男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序

後序

以上經
進作

壬子江西鄉試錄序

皇上御極之五十七年五月臣吳省欽以工部堂上官

扈從 山莊六月幾望禮臣以江西正副考官請奉

旨以臣省欽及江南道監察御史臣王天祿往陳謝之

頃 命卽治裝起行克期抵省入闈祇事誓於明神

罔或不職寅恭夙夜蓋匝月而已於事焉臣聞言以足

志文以載道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其尤精者

也第志有歧而道無歧歧於道者非孔孟之道也孔孟之道在孔孟之言立言者志乎孔孟之道而文之以言言之文行之遠此朱子之文淵然懿然在宋文中爲最醇初不必與世所稱八家者爭而更數千百年八家者或有時而息朱子之文不可以息也且如八家中因文見道之韓愈特起於道喪文敝之餘當時笑之身後罕有述之至歐陽修而其文顯至朱子爲之考異而其論愈定夫文一而已歐陽修以進士詞賦之文爲時文八股代興遂移其名於經義雖曰經義而排比之體實祖詞賦與散體若綿蕞之不可以合其間英異之輩思以

古文爲時文而志不必盡足道不必盡載若前明之江西四俊臨川五家其文不脛而走海內然求夫清真雅正入欽定四書文而無愧者不多見焉我皇

上闡釋經訓金聲玉振計

御製說經之文不下二

百篇莊誦一言卽一言而賅羣經之蘊是謂至文是謂

大文臣下仰窺細測苟得夫百之一二以爲文則支離

破碎與夫浮游不根之患舉可掃而除之而於道不以

遠於舉文亦不以不利臣寒門末學自閣而館自戊子

至今分會闡者三主鄉闡者五視蜀學視湖北學去年

春自府尹超擢侍郎視順天直隸學疊荷

恩施滋

懼隕越每承

召對以

臣及臣弟

省蘭經進之文

優加褒許感激之餘愧汗浹背今夏

行在召見

諭臣以古文要旨不啻數百言復以臣詩賦駢體文

當不及

臣弟臣弟

時文散體文當不及

臣竝以

臣父學

問當優其齋志舉場當由時文未善而枋文者不可不

公而明

諭論再三

臣

伏地感泣不克自勝謹以遇

合有命具對因念

臣

四躡鄉闈幸以迎

鑾召詩賦

一等欽賜舉人

臣弟

省蘭四躡會闈幸以奏進平定金

川文荷

褒嘉旋於國子監助教任內京察一等蒙

恩俟會榜後提奏得

旨一體會試成進士蓋

臣與臣弟科舉之文得半失半而戊子辛亥歲御

試翰詹諸臣之文臣兄弟先後受知拔置一等臣

比進說雍說壽二冊重蒙褒賚光寵爛然臣兄弟

庶惟是詞賦及散體文之稍有以異於時而科舉之文
之不若人者大彰明較著矣語曰文章九命言應科舉
者命居九文居一也舉子以命自安謂之義試官以命
委舉子謂之不義臣以病起殖荒之後仰承寵命

典試大邦私衷感悚惟恐豫章之木七年難辨謹與諸
臣矢公矢慎黽勉心力合已薦未薦卷因其言以辨其
志因其文以求諸道於道不甚借而後繩之以法運之

以氣飾之以辭采其論策諸篇亦或以規將來體用之
萬一蓋惟 聖天子壽考作人教化覃洽極千載一
時之盛異日者庶幾黼黻 鴻業楨幹重任卽下之
亦弗愧循卓之名師儒之選而後道之適於治者不第
文之二云爾已解額舉人九十四名副榜十八名竊循例
擇其文十三篇恭呈 睿覽而 臣賜言簡首如此

癸丑會試錄後序

歲癸丑三月會試屆期禮 臣請

簡考官侍郎 臣吳省欽偕 臣鐵保俱貳正考官尙書 臣

劉墉司其事而

欽命四書題首以古今民疾次生知學知困知又次操
舍出入其次場五經文各發一題蓋是科始行五經並
治之令而春秋文主左傳參之以公穀二家一洗明永
樂大全專主胡安國傳取士之習檢校再四額取百有
二卷謹擇其詩文之近理而不悖於法者十四首進呈
御覽而臣退而思曰言者心之聲文辭之於言其尤精
者也筆之於書爲文宣之於口爲辭辭尙達意先在達
理理有未明卽辭有鄙倍其辭不鄙倍矣而氣之不養
則亦不足以舉其辭以達其理而心之理卒未克以明
理命於天者也仁義中正是也氣質之性命於天高明

沈潛彊弗友是也若狂若廉若愚又其下焉者也詩言
民質禮言民氣氣可該質猶之理可該性性無不中氣
則不無失中第三疾相埒而狂與矜胥出於愚愚果求
明雖困知亦得與於知之數而學知尙已生知抑又尙
已我

皇上聰明天亶坐照無遺而又好學深思從心而不踰
其矩蓋惟存存於操舍出入之幾而日孜孜於明人倫
察庶物具生安之德倍學利之功非直

御製詩文已也卽以文論而明徵定保與日星雲漢爲
昭卽以試事論而簡賢絀惡與風雨露雷爲教良以民

氣之不靖由民之心不存言心自知始言知自學始言
學自六經始經者聖人之心之學卽聖人之心之道我
皇上道聖人之道心聖人之心言聖人之言世法世則
道治政治仁壽位育民氣皞如士首四民誠知古學者
三年通一經之義其秀者日知所無其頑者弗知弗措
以之爲學則篤而實以之爲文則醇而肆以之守已居
官則順而祥矜不爭而狂不蕩以臣至愚如椎斯鈍三
十餘年來曲荷

生成屢膺文枋每承

訓問惟負疚於不殖之將落而知識益慙

高堅鑽仰萬不測一或以困而未知少異乎困而不學之民而民疾之不可染者亦兢兢焉操之心而已抑願與多士共勉之而已

甲寅 恩科浙江鄉試錄序

易書詩禮樂春秋謂之文青與赤亦謂之文青麗東赤麗南東南之人善屬文殆天地之氣爲之而運會開先則由北學學之統文之運也運者轉也轉之義猶之折故記曰折旋中矩浙江因折取義本名漸江其源一自天都一自太末佐以百川納以鉅海視江海所折入者大小遠近異矣然而自宋以來婺學台學四明學考信

六藝森若斗杓杭嘉湖三郡循是代興人握隋珠家抱
和璧每一榜發浙西不啻大半此又一方之運會而其
陶冶鼓舞而成之者良由我 仁祖巡方過化衆

志不變加以我

皇上十六年辛未幸浙越今四十

餘年又其間丁丑壬午乙酉庚子甲辰

翠華游莅

土氣蒸蒸慮無不祓濯刮磨冀以播揚

聖天子省

方觀民設教之至意

臣

江左鄙儒由丁丑

行在召

試通籍中書洎登詞館每試蒙

恩拔自躋卿貳不

殞日落茲承

恩命主試是邦憶

臣

自戊子主貴州

試其後主廣西試湖北試江西試又三校會試一襄會

試每見浙卷中乘視他省上乘焉越在己亥臣以侍讀

學士襄浙試丙午臣弟省蘭以編修主浙試私論浙東

之文於上江爲近瑰奇磊落而患不醇浙西之文於下

江爲近清和潤澤而患不肆不肆之害淺於不醇故遇

合亦因以易伏讀皇上欽定唐宋詩文皆以醇

命之名至欽定四書文非清真雅正不錄維揚

至杭八九百里間綴學之士向慕熙熙存神過化

如會試江南卷未分上下江以前上江所雋不能下江

三之一也其明效也浙西東猶是也臣又嘗伏繹

御製文以文人抒藻地志資考揚子之潮浙江之潮不

可以枚乘觀濤廣陵之曲江一語強爲比附 聖謨

洋洋竊奉爲讀書論文之法觀自揚至杭之文猶揚子之潮其水文上江與浙東之文猶浙江之潮其水武文也武也水之性也島嶼之變遷沙岸之長落則其氣運也今江浙之文盛於他省浙西及下江之文又盛於本省則 聖祖 聖孫必世百年化成天下而觀

之象所云省方觀民設教記所云悠久成物也 臣均元嘗襄試江南語 臣正復相似本年合易書詩春禮題試士士亦多自好量材甄汰黽勉冰兢不敢僭協衷敬事之忱若因其文以知其人古之人且難之 臣等幸以

景運之隆其間或有二三金箭備異時之 量使

是卽以人事君之義夙夜不敢稍斃者夫

乙卯 恩科浙江鄉試錄序

乾隆六十年六月丙申禮 臣宣 臣吳省欽充乙卯

恩科浙江鄉試正考官之 旨而編修 臣洪梧副之

倣裝戒行克期抵境監臨官以下紀綱整飭內外肅然

如額錄舉人九十四名副榜十八名擇其文八首詩一

首策五首遵例進呈 御覽而 臣颺言簡首日今之

試四書五經文規經訓也詩規文采也策規政體也試

有三而較重者首試誠以不明經義之一二卽無以知

政體之一二所謂窮經將致用也古鄉飲燕禮皆歌鹿鳴之三所謂工歌鹿鳴之三省雅肄三也鹿鳴之嘉賓序謂羣臣朱子謂諸侯之使臣又謂燕饗通用之樂歌劉瑾則謂儀禮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不知饗或上取燕或下就儀禮所存止諸侯之禮鄉飲燕禮鄉射大射諸篇稍及奏樂之制不可執以言詩鄉射飲鄉舉亦飲作鹿鳴詩者爲燕歌鹿鳴詩者不專爲燕故燕饗通用之說未可議也四牡勞使臣皇華遣使臣或以皇華當在四牡之前無足深辨惟皇華見春秋內外傳內傳五善以咨諏度謀詢當之外傳之六德韋昭於五善外以

周當之不知外傳明云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
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忠信爲周言咨於忠
信之人卽內傳之訪於善爲咨也周咨一義韋昭乃分
而二之魯穆叔以懷和爲每懷毛傳據以爲每雖懷和
之訓鄭康成改毛訓爲私懷私懷而可爲德乎况末章
傳明云雖有中和自謂常無所及非卽首章每雖懷和
之訓乎皇華四牡皆五章鹿鳴三章鄭康成注禮時以
周行訓至道以德音孔昭訓明德及至箋詩改周行爲
周之列位德音爲先王之德教母亦以鹿之得食於野
猶賢能之士祇奉德教野處而不匿其秀書名旣獻列

位漸登逮其職事是執尤必和懷審處此不特使臣然
凡士之與聞此歌者舉當擇以自處也此工之所以歌
三士之所以肄三也臣吳淞下士遭際 聖時不次

遷擢屢任文衡竊考浙之榜開自順治三年於今六十

二科其主文者百有二十三人疊充副考者二趙青藜
邸庭澹

再充正考者四李鳳翥彭啓豐
裘日修莊存與疊充正考者一王會臣
汾

何人斯於己亥以侍講學士充副考矣越甲寅以今官
復充正考今又疊充此任且三科皆 恩科而今年

爲 皇上紀元之六十年至治馨香協氣翔洽如河

間濟南泰沂徐淮臣所過境穡事已獲大半墾如櫛如

自揚至杭秀者垂實農土人僉稱嚮所僅見因憶臣就
塾初恭遇

皇上登極之年斗米不及百錢良由

列聖相承

重熙累洽

皇上敬

天法

祖勤民純

亦不已懋躋

仁壽上下蒙福茲者又周甲子彼肄

三之士雖涉於利祿之私必勉於詩書之業臣等所發
之題咨諏度詢之義也舉子所上之文啣吻和鳴之義
也臣四試於鄉未獲與聽歌之列洎尹京兆會續

御製補笙詩俚侑鄉飲試据古笙奏之典簫鹿鳴而笙

御製南陔一篇孝秀之實賅在

聖文異時游

與列位懷和將事以備任使以廣 聖朝久道化成
之治庶無負肄三之教而 臣三至三折水之鄉或有賢
且能者書其名而先資以拜獻云爾

堦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五

南滙吳省欽冲之纂

男 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 校字

碑記一

重建德安府學大成殿碑記

周立四代之學祀舜禹湯文王而不立廟孔子有廟惟魯而已其後立孔子廟於學學之堂曰明倫堂之後學官居之故學無不治者而廟則自春秋丁祭及月朔望郡邑長拜謁外間有摧敗不暇深省或省之而以謂可緩日積月久遂不可治予以辛丑二月按德安謁府學之大成殿丹簷暗剥梁木欲壞神像後葺席蔽之其地

當府治東三皇臺前宋淳熙年所度明洪武二年通判安桓移之東北隅至七年而同知羅子理徙復其舊者也明年春廬陵蕭君良玉自刑部郎出守是郡一見欲新之而工費繁重又明年政通人和出私錢購楹材四楹直八九十緡源湏口而上諸長吏亦輸錢數百緡克期以是秋庀材舉工而省欵當受代去循其請預記之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學治而廟不治學之官不自安也顧其職冗散而不足於事權其祿又裁足自給修廟費輒數千百緡聖賢木主上兩旁風其間有古象未毀者蓋合乎廟之有尸而亦不遑顧焉此非本心爾

矣德安屬一州四縣督學者按試時詣廟詣學易書詩禮春秋之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身心意知之緒非不進諸生而詔之而廟之修不能進諸生而謀之故予三年來如宜昌通山利川府縣學舉率錢爲之倡而實自郡邑長發其緒德安素擅文物自國初建廟至今百有餘載其間祇稍補綴太守以因爲創勉先勞之義而行之門橋兩廡次第聿新下令不有如流水者乎當明之初欲以三皇秩祀於孔廟貝瓊辨之曰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於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三皇宜祀

而不可祀於孔子之廟茲之廟在三皇臺前蓋元時郡縣通立三皇廟而醫者主之由今之典百世不能以易矣行其庭者尙毋忘率作之艱而可哉

敕封忠義神武靈佑關大帝當陽陵廟重修碑記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湖廣督臣舒常言當陽章鄉有關帝寢墓以後裔世襲博士一員承祀屆春秋官祀縣令來詣行禮伏思我

皇上崇德酬功於關帝再加號諡尤昭誠敬當陽既有寢墓與他處僅有祠廟者不同請以距當陽百二十里駐守之宜昌鎮及該管之安陸府就近輪往承祭以

昭敬重 制曰可越二年舒公與巡撫姚公捐廉倡輸
自堂斧兆域暨門塗垣棟齋房庖湍之所靡不整治如
制蠅蝸舛蠻式憑儼若省欽謹記之碑曰周官禮小宗
伯職成葬祭墓爲位冢人職凡祭墓爲尸註一以謂先
祖形體託於此地故祀其神以安之一以謂禱祈蓋冢
人之職於始窆爲后土之尸於凡祭爲所祭之尸夫曰
凡祭則非一祭矣乃二鄭以墓祭無明文故不敢曰墓
祭而第曰禱祈宋儒又以古不墓祭墓祭始漢明帝之
上陵然間考武王行軍祭畢曾子言椎牛而祭墓孟子
言東郭墠間之祭者皆在漢明帝以前若魯世世相傳

以歲時祀孔子冢光武祀李通父冢則不特子孫固祭墓卽遠而國人上而天子亦得祭墓致禮誠以體魄所藏視廟中之祀其精氣無所不凝故禮不容以闕也今京師府州縣衛下至百家之聚遼絕異黨之域胥立廟祀 關帝其長吏所治尊曰武廟與文廟等按武廟立自唐開元中祀太公尙父取名將十人爲配建中初顏真卿請以名將六十四人圖形配享 帝始與焉宋開寶中詔定前代功臣烈士二十三人各置守冢三戶而帝復與 帝有墓在華陽見趙抃成都古今集記序至今歸時往嘗展拜而記之而章鄉之兆於禮得尊曰

陵裴松之所云孫權葬以侯禮者于是乎在樵蘇有禁
香幣有司迨至我朝數典綦脩我

皇上懷柔昭格事神如在既册加封號以祇答乎帝

之靈其史臣舊諡得旨特改忠義布告天下釐正

籍版夫乃知壯繆之稱即使從後鄭繆穆通用之訓而
仍不足以諫行也信者民之所以立也亂臣賊子天討
之所不赦也帝不幸生亂臣賊子之世而氣塞天地
光爭日月惟此春秋之志焉今春秋官祭與上丁並垂
而章鄉一邱孔林是埒墓祭之官典隆誼美陵與廟亦
於是乎訖工然則審禮文之譌而紀崇祀之盛視學者

可得辭其責耶廟殿二重門三重陸高若干丈縱廣若干步率錢人姓氏官籍並見他石

重修尙氏家廟碑記

維

聖清龍興東土應

天順人佐命立功之臣丹青竹帛載德不忝若平南敬親王尙氏杖策嚮義削平禍難始終臣節將謝兵柄歸老以吳耿煽亂留鎮騎箕

聖祖命於王門下置佐領七員在京五陪京二俾守職志世官世祿延至於無窮王有子二十三人其第七子

太子太保內大臣和碩額駙諱之隆尙主賜第太保孫參領玉德隨其兄侍衛兼副參領玉成嘗以乾隆十六年辛未卽門左故祠拓而新之閱今歲久亟待修繕先是乾隆戊申冬參領君第六子維昇以廣西左江鎮總兵從今大學士前兩廣總督仁和孫公征安南旣平復拒順明年春正月歿於市球江南岸事

聞子卹視提督例子諡直烈子世襲輕車都尉而君餘子現官副將參將遊擊者五人自餘影纓之選青衿之俊赴赴莘莘胥族姓百餘人歲時會祠下苟廟貌之弗懼昭格之或爽而立身揚名之志亦無以示觀感焉

君之齒七十一矣痛其兄先逝率兒子參領維慎筮甲寅二月吉鳩工庀材自闔及堂自砌及甍奕如奐如計旬四計錢萬千百有奇貌孔肅也成孔安也古諸侯大夫士門以內右堂寢左廟寢而塾而禪而序而階而左右房而廟而堂而寢其制多相埒廟以藏主主以依神神道清靜惟地近居室循省易周故修廟之舉不常見於書史後世立廟之處不能盡度夫宮室之左間遇行禮多就堂寢而廟之中不過月朔望至或歲時至修之費愈鉅故修之舉愈曠君四十餘年中兩舉其役卽死綏結纓之令予以禮耐食與昭忠祠所崇祀安

南王阮光平所奉祀者安以侑焉。獨孤及曰：贈者一時之榮諡者不刊之典，名過是廟者可以知。國家褒卹之恩，勲舊臣貽謀錫類之原，於什百之一二已水曹郎玉相於君爲同祖弟，諡予乞修祠之文，予以祠者時祭之一。今世祠堂唐以前曰先廟，亦曰家廟，爰從昌黎烏氏廟碑之例，改題曰尚氏家廟碑，而記其重修之歲月。

河西務朝陽寺碑記

務關枕白河，在武清治東北三十里。自元以來爲漕運津要，商販輻輳，炊烟集霧，初設戶部分司，其後築城置驛，改設同知一巡檢一，以其瀕運河之西，亦謂之河西。

務蓮河卽白河一名大通河一名通惠河者也務之爲言猶聚也關猶城也城之南有寺曰朝陽周垣百數十丈三門洞然寺僧智鈞年七十餘矣芒屨破衲導予入天王殿大雄殿升藏經閣閣上下牙籤金象器具備蓋康熙五十六年後住持性善拓順治二年所建之茶菴爲之而智鈞與其兄智鍵於乾隆三十年建無量佛殿嘗一日而募施者八百緡智鈞復建閣前之兩序六間配堂十二間順堂十四間三門內兩序十間庖湑庠廡三十間數十年來木之材手以飭土之工手以埴料量節齋隨堂粥飯積之漸而成之頓費半功倍奕奕乎

勃碣都會間一名利矣浮屠氏之學以清淨寂滅爲宗
至其棄恩誼絕嗜欲雖毀殘支體舍其身而不顧彼居
處衣食之節夫何以動其心然而通都大邑梵宇鱗比
卽山谷間人跡不到之區亦必有草寮木室以羣鳥獸
蓋彼欲爲教不能自外乎養養之以居處養之以衣食
論者以其自外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舍其
父子而別若父子舍其兄弟而別若兄弟乃且叢林方
丈戒律嚴整不啻有大夫師長之象而後其養不匱其
教可尊此以嘆先王之道仁聖賢人之學爲範圍曲成
而不過不遺如是也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

肯構予稍習人事以還回念高臺曲池向之弦肄其中者一過之而圯再過三過之而墟而十洲之宮十方之院鐘鼓不移覺方外之賢較方之內者有以守而待昔韓子之序文暢也以謂喜文辭墨名而儒行儒者之行孰大於天地之經與夫恭儉慈惠之德此心同此理同苟有一之相類則文辭末務韓子猶起而進之雖其爲浮屠周遊天下請搢紳先生之咏歌以爲寵似近於趨驚名利者之所爲而不以擯斥設韓子而遇斯人見斯舉也其起而進之吾不知其又何如也吾竊念夫養者教之原孝慈者民之行以墨者之教而不能外夫養以

成其孝與慈以行其教故因其請而推本論之

重修舊保安衛 聖廟碑記

保安州故與保安衛同城明景泰初徙衛於雷陽站站
有新舊城嘉靖間山陰沈貞肅鍊戍所也其新城西南
隅 聖廟建於正德五年我 朝順治十四年裁衛學
教授令州學兼攝康熙三十二年裁衛入懷來縣而其
地仍曰新保安衛與學先後廢所不廢者廟也宣郡同
知通判各一同知分東境治新保安通判分西境治西
寧西寧衛亦改爲縣一學二廟每春秋上丁通判與知
縣分祭新保安則同知專主而支懷來縣賦羨銀一兩

有贏不給於用五十六年同知余毓浩倡捐祭田共襄大典乾隆十六年同知馬彭年重加修繕乞海寧陳文勤世倌記之歲紀屢周頽落不治門人顏君培天曩攝丞篆思治之而力不逮比舉是官輸百金爲之倡而新舊城諸生且百人人各奮厲所輸與所募且什之今夏五予自宣郡歲試回軫祇謁櫺門奐若庶圮悉新啓聖祠別移於後左惟殿瓦未覆涓埃祇效督工者初不欲以資予予告以不我資將不我記矣旣成謹爲記曰古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大而釋奠小而釋菜奉先聖先師位其間學不必別立廟也自漢立孔子廟堂

於魯而所立諸經之學有博士有弟子博士若今教授
教諭訓導弟子若今廩增附生員爲學爲廟本分爲二
漢所祀類祇先師而不必先聖唐以後祀孔子爲先聖
顏子爲先師明嘉靖間尊之曰至聖先師若合先聖先
師爲一人首四配次十哲次兩廡立廟之地無不立學
學以居師徒廟以妥神位卽書院義塾中往往設聖位
以昭尊事乃合樂薦牲之典不敢私以舉者誠以名雖
似學實未立廟也雖然廟者聖之貌學者聖之道與聖
之心心聖之心必道聖之道道不外乎易書詩禮樂春
秋亦不外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學之於空虛寂

滅而道以詭學之於繁黷惡亂而道以猶尊聞行知羹
墻斯見衛學而併於州廢猶不廢矣舊衛廟而必待修
於州與縣不廢亦廢矣予以諸生居此者多不如舉延
慶鄉學之例請置學額移保安州訓導函席而弦肄之
僉以謂廟既不廢學可不必別置是其重視廟而不規
利於學之員額者尤可尚也關門雖阻密邇 國靡而
顏君以畫諾之官舉實枚之役又言廟曠有隙地苟建
義學以教諸生是則因官廟而立私塾之義也故牽連
書之凡率錢人姓名書之陰以示風義

堦上海喬淦玉繩覆校

白華後稿卷之六

南滙吳省欽沖之篋

男敬樞星宰
敬沐起元校字

碑記二

重建玉田縣采亭橋碑記

太行之脈迤東至今玉田縣燕山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晉咸康中石虎攻段遼遼將陽裕登燕山以自固其指爲燕然山者妄也山又西北上五里許其土如靛蓄靛者恒取土和之澗水涓如是曰藍水水經鮑邱水注藍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無終故城今當在薊州境而玉田縣西二十里有采亭橋者其水

出燕山合三樂臺看花樓諸小水匯橋下橋三孔明萬
歷間縣令繆思啓以下流洩墊疏入薊運河當嘉靖三
十六年薊人曾世臣重修橋記以謂創自唐時未之有
考興州左屯衛百戶朱鍾欲廣其制爲五孔未歲而歿
邑人苗滋等率私錢請於官董而行之碑今在水中予
春暮經此欲審所爲水如蔚藍者而其源已遠其流甚
細且工徒林立其碑不可以審讀茲縣令崇明倪君爲
賢錄示曾記且告工藏屬予記其事因報曰東南之水
浸而巨其橋級而上其下達帆楫焉西北之水及冬輒
涸徒杠輿梁雖未成而未病於涉惟夏秋之際潦漲癉

盈葦杭莫跋橋之利於民而不得不利於石也固也計
嘉靖三十六年至今閱年二百有四十四閱丁巳運數
祇亦適然然橋之創始曹學佺名勝志謂金學士楊繪
爲之繪故邑人采亭乃其別字曹之志作於萬歷間距
苗滋修橋時不遠世臣薈人而莫之考曹以閩人考而
知之縱金史無繪傳而繪猶以橋傳於鄉第橋之名不
繫官不繫楊公而繫其別字亦以見事無鉅細名以實
留而當時風俗之美不以貴而加於鄉黨不以恩而色
於鄰里且役繁費鉅六七百年來邦之人先後爲鄉里
計因以爲行旅計者請於官而政舉急於私而事集具

自事後和
可書也橋之東爲三皇廟三皇有廟蓋元制也不立於
聖廟而別立廟則貝瓊之議也倪君將以碑記嵌廟壁
並考論之如右

鹽山縣移建

聖廟儒學碑記

鹽山地產鹽隋開皇十八年以山名縣縣直山西北八
十里於東漢爲高城縣渤海都尉治焉自唐訖元明屬
滄州雍正初改天津衛置府以縣改屬緊望視他縣最
而薦紳弦肆之徒較尠每京兆榜發十科中僥得一二
則有以是咎 聖廟失地脈者廟直治西不數弓岸獄
枕其上顧今治非漢治明洪武初縣令吳文靖自今縣

南之漢高城縣舊治移此劉昫所云舊縣在今鹽山南是也昫所指之舊縣殆卽文靖先所治之縣舊縣城距今縣南三十里而顧氏祖禹謂在南六里此如今之長蘆鹽沃海水入坎日曝而成顧氏謂海在縣東七十里潮汐所至土皆鹹鹵煮爲鹽而設官司之長蘆鹽利出於縣者十五六顧氏所云縣之鹽利可据所云煮鹽不可据也廟學之立無碑志可考而縣之必有廟學當自明初文靖旣徙縣度無不立廟者特草創之始其地或未亟以擇湫囂圯壞事勢固然然其不克以安 聖之靈而爲儒之病向之令是縣者夫豈膜而置之縣之人

豈習而安之工鉅役繁發之而懼其無以收已耳去年夏四月予按正定府方苦旱而鹽山縣令鄧君以書來請曰縣東南有高敞處將移廟與學於此謹輸三百金倡之而其餘募之縣之人予又懼縣之人未必以赴公亦輸金殺其三之一踰年事歲糜錢七千 百萬有奇自門塗殿廡迄學師弟子堂舍秩如奐如庶所稱說以先民之效矣君又言甲乙之位曰長生丙丁之位曰文明或以地師之學非先聖所言抑知古之人建都營室靡不熟相夫陰陽之故吉凶損益之宜少不便於民必改卜再三而後止况以 聖人之宮師弟子講學會文

之地狃乎其舊而不與之更始樂成將何以爲治也茆幣攸釋賓興及期記之碑以待來者鄧君名三元煥江西新城縣人乾隆甲午科鄉貢生由某縣調治鹽山

增置保安沈貞肅祠水田碑記

終有明之世忠良屠僇若三大案三小案外嘉靖間死最烈者南則會稽沈公北則容城楊公皆死奸相嚴嵩手楊之劾嵩也後予諡在先沈之劾嵩也先史稱天啓初予諡忠愍而公年譜載萬歷三十四年公孫存德請諡崇禎十六年南京禮部侍郎管紹寧請諡公貞肅若忠壯得旨照正擬予諡今新保安

本名課陽亦名雷陽姑

有沈貞

肅公祠榜其得實無可疑也當嘉慶丁巳夏予入祠拜
公象公裔孫翼祖并以畫象示予蓋公故里有表忠祠
而天津公儔寓地亦有祠新保安之祠故公謫佃所孫
曾世奉祠弗絕予因題五言十六韻揭之楣今戊午四
月子復過祠下翼祖率其子來迎且謝增置祭田之舉
愕然無以應也而吾家宣化太守鼎雯曰有之曷者承
捐書院費百金事未集適入祠見所榜詩及壁間祭田
碑知明隆萬間巡按御史吳允中捐置如干畝康熙四
十二年懷來令陳潤尊置右所田二十畝乾隆二十二
年懷來令吳文正爲贖地數頃其二頃則孟姓者歸直

弗受第山田磽薄一頃不得三四鍾會國子生楊萬年
有保安州左家渠水田四十一畝宜秔稻無水旱憂願
以原直二百金歸之祠故任其直之半而其半取之曩
所捐書院者焉嗚呼死諫之臣與疆場之死事緩急固
以異矣古志士仁人之烈不有其身何有於子孫顧自
志士仁人言之則可自他人言之則彝好不存而人之
道亦幾於息當公戎保安時賈某者既徙家以家公史謂
未有館舍賈人從遊之粟鉉梁子健哭公尸武崇文匿
某徙家舍之誤公詩文藁行於世惜史不能遍以及而性醪之奉饘粥
之供易世而下猶如公初謫時給薪米惟恐後者嗚呼

不已亮哉公大較與忠愍同臨刑時亦近忠愍他詩文
豪宕而不詭於法觀其志者廉頑立懦皦然爭日月光
因爲揭史家之小誤而叙其祭田增置之由俾後之人
知予得稍以示觀風立教之義者微太守之賢不及此
左家渠導洋河成之畝直六七金其四至及禁私買公
牘俱詳別石

敕賜雲峰寺重修碑記

雲峯寺俗曰北菴直隸治西少北半里其初曰北道堂
曰淨真院宋乾道間里人沈氏建奉真武神於此回道
人再生樟在焉唐宋仙釋之宮統名院其曰本一禪院

自宋亡後文信國故客趙孟僖始孟僖見世系表爲太祖十二世孫浙江志言德祐末陶菊隱散家財集義兵謁文信國於軍與趙孟僖殷澄號秀州三義嘉興志言孟僖先世故黃巖信國開闢江東浙西授從事信國赴闕孟僖留吳中僅五十日宋亡元兵執而官之以疾辭遂去吳遊情佛老著湖山汗漫集松江志言孟僖於景定辛酉見信國許爲珊瑚器時年十七及留信國幕五十日信國赴召環衛王邦傑以平江降元授邦傑安撫使孟僖吳江尹辭去越十年爲道士改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爲僧名順昌字月麓自號三教遺逸本

一禪院志月麓延天目中峰師開堂說法中峰名本一
故改比道堂爲本一禪院院有賢首堂中峰月麓松雪石
刻象今尙存松雪題殿梁字及殿板畫龍髣髴存六七
楊鐵崖陸文定董文敏陳眉公留題亦夥伏遇我

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四年

巡方至松

御題雲峰寺額以賜山門懸照炳如日星而風雨之不
時朽蠹之漸致垣頽瓦敗匪直名蹟之日湮抑雲漢之
奎文懼弗克敬以守也南豐趙公來守郡之四年三登
游告政通人和百廢具舉周覽斯寺舉而新之圯者立

缺者補腐者闡者佛象之駁落者以興以治巋如煥如
十方頂禮歎誦雷動蓋古忠義之士莫多於宋莫多於
信國之寮幕信國至燕有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脩
顧問之語故信國辟署帥府帶行監思文院行江西提
刑兵敗削髮變姓名自號堅白道人之何時及嘗從信
國遊砦潰不知所終之劉子敬史並列之忠義以孟僴
之志節如是而史顧不書且松江志言咸淳乙亥而不
審乙亥之爲德祐二年浙江志言孟僴與陶菊隱殷澄
爲德祐末三義而不審其當在德祐之元年燭火將殘
文獻放佚惟孟僴自題文山之客千古忠貞二語可蔽

之也已宋之待宗子也厚靖康以來死事者累數十人
其遺跡多莫考而孟佃一坏猶在寺後黃冠歸老心迹
攸同况

御書題榜信有虹光燭天之象何孟佃之不幸而幸如
是也趙公名宜喜字鑑堂江西南豐人乾隆五十九年
以陝西同知擢守松江寺之修在嘉慶二年閏一年訖
工凡木石工作錢若干萬并識

南漚移建魁星閣碑記

鄉會試自第一至第五號五魁魁之號多者至十六或
十八而止魁星之祀顧氏炎武謂不知始何年魁北斗

第一星奎北方元武宿之一奎爲文章之府乃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鬼字之形舉足而起其斗二星所主不同字音亦異說似辨矣實未覈也奎在西宮咸池不在北宮元武宿爲封豕亦曰天豕曰封豨主溝瀆爲天之武庫五星犯之主夾德律書奎壽螿殺物徐邈曰奎一作畫畫卽畫故星經以爲白虎趙宋以前未有稱吉曜者自乾道五年五星聚奎占者謂文明之兆羅氏泌蒼頡觀奎星圓曲之勢制文字王氏應麟改爲觀魁星圓曲之狀皆由援神契奎章一語附會之嗣是奎章有闕瀛奎律髓有編林靈素至稱蘇軾爲奎宿奏事不

知五星凡聚處無不主泰平者也北斗魁四星第一樞

二璇三璣四權其形若圓若曲奎十六星

晉志十
六星

兩端

銳若梭而濶安在其圓曲者以玉衡之三星合魁四星
爲中宮北斗其體尊其用廣至魁星之主科名太學光
齋之禮狀元送鍍金魁星杯盤一副宋周密所識也金
斗高跳鬼狀獐人言此象是魁星淳祐間番禺李昂英
送魁星與李子先詩也舉手高摘萬丈虹光文信國代
富丹酬魁星文也手筆手金銳則明蔣一葵謂天順癸
未崑山陸容於會試前戲寓必定之意而圖之也我邑
表廣百餘里進士科相望我朝順治康熙間施清惠

葉忠節尤著卽雍正甲辰榜之唐教授班朱少詹良裘

馬大尹嚴

以甲第序

皆今邑境人今邑析自雍正四年丙午

丁未榜之葉教諭承庚戌榜之顧成天雖邑人而一籍

青浦一籍婁乾隆戊辰榜予季父樂昌尹世賢籍係奉

賢而太學題名碑錄皆誤作漢陽人若壬辰榜之施教

授潤則又邑人而籍上海癸未戌戌榜予與弟省蘭碑

錄中始著籍南漚焉當乾隆二十九年靈壽楊侯宜崙

於學宮之東倡修三層閣高五丈五尺圍十三丈上奉

文昌神中奉魁星旋於閣之西文廟之東建惠南書院

經營締造鬱焉改觀顧形家者言閣與大成殿脊不相

中地脈又局促創建以來科第寥落屢議移建於隔水之太乙巽宮而地窪工鉅觀望弗果嘉慶七年冬錢塘張侯昌運語予借孫司訓銓邑諸生莊顯王誠先後相度酌中科南北分金爲閣專祀魁星與大成殿脊遙對巽乾一貫甚得地利侯與予兄弟各輸錢以倡築基飭材八年四月工興七月工葺凡高下圍徑一如其舊而地脈疏濶體勢聯絡邑人士欣欣色喜謂靈秀清淑之氣必有貫三才以昭響應者是役也糜錢一千二百千有奇錢價方貴較數十年前值銀千四五百金書以竣錢貨之考至文昌帝君比奉

旨祀與闕聖帝君埒侯克期議舉擇地與闕相比亦謂
文昌之宮以魁星旁侍爲失序魁更不可改爲奎故正
其神號昭祀於閣之最上層而予爲之記

壻上海喬淦玉繩覆校